

语言学译著丛书

语言与人类精神

Wilhelm Von Humboldt

[德] 威廉·冯·洪堡特 著

钱敏汝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语言与人类精神

Wilhelm Von Humboldt

[德]威廉·冯·洪堡特 著

钱敏汝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人类精神/(德)威廉·冯·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著;
钱敏汝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5
ISBN 7—303—04406—X

I . 语… II . ①洪… ②钱… III . 语言学—研究
IV .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3810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5 字数:138 千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7.60 元

语言学译著序

许 嘉 璐

—

几年前我就想组织一套国外语言学方面名著的翻译出版，但因工程较大，出版吃力，没有如愿。这部译稿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多少有点儿偶然。这是人家已经组好的稿子，译者已经交卷，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出版，于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接了过来。所以，当读者从这套书中有所获时，也应感谢译稿的最初组织者。但是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这套书也是有道理的。这几年他们出版了许多中国的现在需要、中国的未来需要，但却多年出版不了的名家之作。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所以这部书的组织者想到了让他们接过来，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看到译稿立即就决定出版。在这“多少有点儿偶然”里还是有其一定的必然的。

这套书也是中国的现在需要、中国的未来需要的，特别是哲学界、语言学界、文化学界、心理学界很需要它。这部书中的观点和重要的论述，已经为我国的许多学者所熟知，但作为完整的译稿却始终未能问世。这原因也很简单：连国内学者的许多真正有价值的著作还难以出版，译稿就自然等而下之；何况合格的译家未必肯做这种无用之功。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许多著作中对这部书的引用，有许多是二手材料，多数读者则至少是“三传手”了。不能了解原作者的完整思路和观点，难免要吃断章取义的亏。有了这套书，或许得益者不限于上述的几个学科。

按说这套译著的序不该由我来写。我不是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对这几部书中所论述的问题，我只是思考者、学习者，半个外行。要在书的前面对书的内容说长道短，我是没有这个水平的。因此，当责任编辑给我这个任务时，我很犹豫。但我最后还是写了。这

是因为：出版这种书是我的夙愿，现在“如愿以偿”，还是有些话想说的；再说，译稿是我“拉”来的，书出版了，对出版社和读者似乎都应有个交代；何况这部书里有的内容与我所从事的行当不但关系密切，是我一直所关心的，而且有的思想与中国古代“小学”家的说法或理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的一些感受不妨写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译稿的校样在我这里压了近一年，这是我很对不住译者和出版社的。但我也是好意。我想，既要写序，就应该仔细地读稿，于是劳累之余一页页地“啃”，直到现在才壮起胆子提笔。

二

这套书在国际上属得上权威之作，作者也都是西方语言学界公认的大师。对语言学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像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类型、语言的功能、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思维、词语意义的来源、意义与语境、同义关系，等等。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可以认为这套书也是哲学著作。对语言和语言学的重大问题进行哲学的思辨，是这部书的又一特点。例如“意义”，这是我们训诂学、词汇学论著中的常用词，你这样用，我那样用，你说古人理论性不强，他说你的理论有漏洞，实际上呢，从精细的角度去看，原来大家对什么是“意义”都还没有深究。深究不一定就能得出所有人都信服的绝对真理式的答案，西方学者对“意义”的解释就有二三十种之多，就是证明；但是有了精密深入的考察，起码论述者自己总算有了一块比较牢固的立足之处，这套书中关于“意义”的讨论就是这种情况的具体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可以说，我们的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心太少了，而我们的语言学家对哲学的了解就更为可怜。

语言学是实证性的学科。在对语言进行逐步深入的了解的过

程中，先用归纳的方法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总结出规律，据此把语言的现状描写清楚，进而对比和联系同语系的和不同语系的语言，加深对语言来龙去脉和共性个性了解，都是必然的，必须的。贯穿在这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是随着对语言认识的进步不断发展和改进研究语言的方法。方法，现在人们一般按照三个层次讨论：学科的特有方法；一般的研究方法；上升到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相互勾联、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这就是说，实证的语言科学，研究到一定阶段，就会有，也应该有哲学的思辨，并以思辨的结果指导另两个层次方法的改进。学科发展的历史究其实质，就是研究方法的演进史。

我国的语言学源远流长。古代的经学家、训诂学家对于语言的诠释描写和寻根溯源，有着丰富的成果和经验。由于文化背景、学术传统的特性，我国的古代的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一向具有重实用、重情景的人文性特点。这样的学术风格和道路，一方面大大促进了文献学的发展，使文化的传承牢固而明晰，另一方面也造成忽略理性思维、缺乏宏观分析的不足。

在中国的语言学史上，也曾闪现过哲理的光辉，可惜大多短暂。先秦时代，孔、孟、荀等人有关语言的论述即带有很丰富的哲学意味，老、庄在语言的运用中时时折射出对语言深层思考的机智，而墨子则把语言、词义和逻辑紧紧联结起来，其纯理性思维的高度甚至令今人叹服。

从汉代起，这一方面似乎就日见其不行了。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发达，但却很少把哲学的头脑用在语言分析上；逮及唐、宋，有不少经学家是兼通哲学的，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在自己的学问中把二者沟通起来。在我看来，自秦而后使“小学”和哲学彼此渗透，因而相得益彰者太少了；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戴震可谓为第一人，因而他在两个领域里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而他在对古代语言文字的音、义、形的研究上所奠定的方法论基础，已使得其传人

——笼统地说，即“皖派”——所占有的领域虽然大多仅仅具其一体，而所得到的对具体语言现象的认识却能“陵越汉唐”——可以说戴震开创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

戴震所生活的年代(1723~1777)恰与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几乎同时。在西方，像洪堡特那样对语言进行哲学思考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而中国在戴震之后，“小学”家们的注意力都被语言的微观世界吸引过去了。其积极的结果是人们对古代文献的了解深入准确了；但另一方面，对语言和文字发展的状况和规律、对语言(包括方言)的断代(共时)描写，对语言中哲学内蕴的开掘，却没有被提到研究的日程上。与此同时，在哲学家们那里，由于对语言关心和观察得不够，恐怕也妨碍了哲学研究的深入。但是，这是需要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们来评说的。

宏观、细密、实语与思辨的紧密结合，语言学不忘记哲学，哲学关心语言学，是本书的特性，也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有益经验。

三

这套著作，关心语言和思维、概念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因而很自然地就要涉及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或许这原本就是他们要研究的重点。特别是洪堡特和库珀，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语言和文化关系问题。近年来，我国关心这一领域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洪堡特等人的著名论断常常被称引。这套译稿的出版，无疑将对我国文化语言学的成长有所裨益。

和对语言的观察剖析一样，洪堡特等人在论述文化问题或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时，也是超越了对现象进行描写的层次，而和西方的思辨史、和哲学的思考联系起来。例如，在类似以下这些问题上对我自己就有不小启发：

对词语“力量”的分析；
对语言的激情作用的强调；
对符号和情境关系的揭示；
对萨丕尔和沃尔夫假设的批评；
对文化的“三分”（感知和鉴别力、规范或态度、概念化）和
语言的：“三分”（语音、句法、语义）之间关系的分析；
.....

我相信，我国对语言、文化之学有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会从这套著作中得到更多的收获。

当然，这位学者关于语言和文化的一些论断，还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验证推敲。例如：

语言可以说是各个民族的精神的外在表现；他们的语言即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即是他们的语言，人们怎样想象两者的一致都不过分。

人类语言的结构不同的原因是因他们的精神特点本身不同。（洪堡特）

从每种语言都可以追溯到民族特点上去。（洪堡特）

情况是否如他所说的这样绝对，还需要在进行具体研究当中加以检验；换言之，这些绝不是最后的结论，还是些等待进一步论证的观点。（我则觉得梅耶所说的“不明白使用那种语言的民族的生活情况，就不能了解这些语言，不了解这些人的语言也就不能真正明白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习惯”更为妥帖。）

又如洪堡特在谈到汉语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汉语的结构，不管怎样去解释它，明显存在着语言形成中的不完善性，很可能还与这个民族特有的音的分隔习惯有紧密联系，这与内部的、要求音的结合和衔接的语言知觉不够强有力有关。

即使人们愿意承认汉语的形式也许比任何一种语言更强调纯粹的思想的力量，并正是因为它除去所有细小的妨碍性的连接音，使心灵更专一和集

中注意力地面向思想，甚至当读上少数几篇汉语的文章就会使这种确信上升为赞叹时，这个语言的最坚决的捍卫者却也很难声称，汉语把精神活动引到了真正的中心位置，并使诗和哲学，科学的研究和讲演因此如意地蓬勃兴盛起来。

这里也表现出语言的正确要求（例如汉语中各词类的分界）总是在精神中存在的，只是还一直没有能力达到使它也应在声音中表现出来的程度。随之就在外部的语法结构中产生了一个必须通过精神来补充的缺口或被不恰当的类推法进行取代。

显然，这是上面所引的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的具体化，又是和下面这一著名的论点相呼应的：

完善的语言要求每个词被明确称为某一个词类，并具有通过对语言的哲学分析能识别出来的特征。因此完善的语言甚至以曲折变化为前提。（洪堡特）

曲折变化的方法把语言的实质，即发音和象征，提高到最高程度。（洪堡特）

如果拿他对古希腊人的赞美对照着看，其褒贬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我想，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对此都会持不同的看法吧。但是，要和以洪堡特为代表的这类观点争辩，拿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著，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只就汉语论汉语是不够的，还需要“跨学科”，需要“把所有语言综合起来和同时处理包括它们整个领域的所有材料，它给语言和历史带来的所有学术方面的益处”（洪堡特），当然还要精通一种以上的曲折语，并进行深邃的思考。这正是需要我们努力的。

尽管中西学术和文化传统差异很大，但是也并不是全无同点。例如，当给词语下定义时，我就不禁想起了黄季刚先生的话：

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真正之训诂学，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

义界者，谓此字别于他字之宽窄通别也。夫缀字为句，缀句为章，字、句、章三者其实相等。盖未有一字而不合一句之义，一句而不合一章之义者。凡以一句解一字之义者，即谓之义界。（原注《荀子·正名》：“名也者，累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如《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下句即为义界。

在太古时，一名词即为一义界。……盖名词之制造，为减少语言之故。文化进步，即专门名词增多。一个名词底面即是一句话，如上所举礼、神二字是也。此礼、神二字即所以代替其下说解之二句，若不制此二名，则非尽用说解诸字不可矣。

直训（案，即互训）之例，大抵皆义训，义训之字必为同类。（《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81页以下）

由这一例子我想到，我们注意借他山之石是对的，同时也不可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先哲的智慧里，也有许多宝贝有待挖掘，是不能随便以“落后”一词轻易否掉的。因为只要方法对头，思维缜密，所得到的结果就该差不多；反之，如果结果相近，很可能其经验也有相通之处，例如，季刚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修养就很深，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宗师，是否与此有关呢？

1995.1.23.于日读一卷书屋

译者前言

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洪堡特两兄弟之一，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不仅博学广识，而且因多方面的功绩而著称于世。他兼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改革家于一身，最终还是语言研究者和语言哲学家。他卓而不群的语言观和在语言研究中显露出的敏锐洞察力建立在他资深的语言才能和丰厚的语言知识的基础之上。青年时代的威廉·冯·洪堡特就掌握了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随后是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由于他外交官的经历和对语言的浓厚兴趣又学习了立陶宛语、捷克语、匈牙利语、美洲的多种印第安语、印度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各语言，也了解汉语、日语、古埃及语和梵文。他还曾是一位世界性的旅行家，周游了欧洲、东南亚和美洲，对各种文化和语言的广泛接触使他能从跨越多个语系的高度俯瞰各种语言，因而比他同代的语言科学家视野更开阔，观察更深入。

但由于威廉·冯·洪堡特文笔晦涩，加上多数论文都是断简残篇，所以颇遭批评，批评者们认为他的观点十分费解，难识真蒂。但随着现代语言学的逐步发展，他的语言观和语言哲学思想却逐渐清晰起来，恰如波恩贝多芬大厅前贝多芬的塑像，近看似随意堆砌的一团水泥，相隔一定的距离才清楚地显出这位音乐大师的面容，据说这尊塑像在日光各种角度的照射下还表情不一。威廉·冯·洪堡特的论著也可达到这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境地，因此也被喻为百科全书。语言的本质、语言类型的确定和划分、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根本性问题都在他的论著中有着详细深入的讨论，他也仿佛是语言研究方向的先行者和预言家，他对

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和各种语言的语义差别的见地不仅早于索绪尔,而且他的语言哲学思想遍及语言研究各领域的最新发展,例如语用学、篇章语言学、认知心理学、文化语言学、语言符号学等都能使人回想起威廉·冯·洪堡特的先见之明,他的某些观点甚至可引伸到计算机与人的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上。随着威廉·冯·洪堡特的学术思想在语言学、文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兴趣和受到越来越普遍的重视,在欧洲和美国形成了“新洪堡特派”。本世纪很多著名人文和语言科学家,直至号称引起了语言哲学界一场“革命”的乔姆斯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威廉·冯·洪堡特对汉语作为有类型代表性语言也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评价。他虽然反对语言民族主义,不同意把各种语言按优劣分等,但仍然认为缺乏形式变化的汉语与有屈折变化的语言相比是一种未得到完善发展的语言,而且其原因可追究到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目前对汉语特点和人类语言共性潜心探讨者不妨领会一下威廉·冯·洪堡特的有关看法,或许能从完全不同的褒贬角度受到启示。

为了把威廉·冯·洪堡特介绍给更多兴趣宽泛的中国读者,本书基本以米夏埃尔·伯勒尔(Michael Bohler)编选的普及读本“*Schriften zur Sprache*”(1973, Stuttgart)为蓝本翻译而成。“论思维和言语”是威廉·冯·洪堡特有关语言本质的最早一篇论文,大约在1795—96年间写成,原文并无题目,是较早期的编辑整理者阿尔贝特·莱茨曼(Albert Leitzmann)后加的。“论语言的一般本质”是从威廉·冯·洪堡特于梵蒂冈在任“部长驻外代理”期间利用空闲时间撰写的“*Latium und Hellas*”中摘选出来的,原稿未最终完成,题目为伯勒尔后加,此文是洪堡特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观察语言与民族的关系的首次尝试。“论普通语言学基础”一文的题目也由伯勒尔后加,摘自约在1810—11年完成的“*Einleitung in das gesamte Sprachstudium*”,此时威廉·冯·洪堡特以外交官身分

在维也纳居住。这一摘选部分是洪堡特以论点的形式综述了对普通语言学的设想及其基本方法。“论双数”是1827年4月26日在柏林皇家科学院作的学术报告，大概也是他所有论著中相对最完整的一篇，但原打算后续的第二部分却未见问世。“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卡维语著作序言”是威廉·冯·洪堡特为他有关卡维语的三卷名著作的长序，集中体现了他对语言研究的独到见解和雄厚的语言功底。为此他花费了整整5年的时间，在他逝世后该巨著才全部出版。

威廉·冯·洪堡特的文章不仅多为片断和未完稿，其修辞风格还略有“意识流”的味道。在翻译过程中已尽可能顾及到易读性，使语句顺畅，但未必能处处如愿，再说威廉·冯·洪堡特的文风也不应由译者过多篡改而至面目全非，因此，读者如遇费解的地方，皆由原文的晦涩和本译者笔下功力不足所致，恳请读者体谅。

此译作始于北京，全文是本译者作为洪堡特学者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at Bochum)作研究逗留期间完成的，很多疑难问题得到该大学语言系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所西格弗德·格鲁塞教授(Prof. Dr. Siegfried Grosse)的指教和帮助。在此对提供良好科研工作环境和条件的洪堡特基金会(A. v. Humboldt—Stiftung)和在百忙之中给予耐心指点的格鲁塞教授表示至诚的感谢。

译 者

1991年6月于德国波鸿鲁尔大学

目 录

译者前言	1
论思维和言语	1
论语言的一般本质	3
论普通语言学基础	8
论双数	16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 卡维语著作序言	23
本序言的主题	23
对语言展开深入观察的先导	24
语言的形式	26
人类语言的本质和特点	33
语言的发音系统 语音的实质	45
语言的发音系统 语音的变化	49
语言的发音系统 语音在概念中的分布	51
语言的发音系统 一般关系的表示方式	55
语言的发音系统 语音的形式	58
语言的发音系统 语言的技巧	61
内在的语言形式	62
语音同内在语言形式的结合	69
语言过程的确切解释	71
词的亲缘关系和词的形式	73
词的分隔 屈折变化和粘着	81
对词单位的进一步观察 语言的兼并系统	90

语音形式与语法要求的一致性	93
各种语言在形成原则的纯度方面的主要区别	95
各种语言的特点.....	100
卓越地交叉发展的语言之力量.....	123
语言中的自动确立行为.....	125
语言中的自动确立行为 动词.....	127
语言中的自动确立行为 连词.....	143
语言中的自动确立行为 关系代词.....	144
对屈折变化语言继续发展的观察.....	145
对至此考察过程的回顾.....	151
偏离十分规律的形式的语言.....	154
威廉·冯·洪堡特生平简介.....	158

论思维和言语

1. 思维的实质在于反映，即在于区分思维者和思维内容。
2. 为了反映，思想在它的前进活动中必须停顿片刻，将此时出现在面前的事物组成一个单位，并用这种方式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对象。
3. 思想把用这种途径组成的多个单位再度相互加以比较，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它们分离或组合。
4. 这样，思维的实质也就存在于它将自身的进程分为一个个片段，并以此将它活动的某些部分组合成整体。这些组合各自相对独立，但又全部一同作为客体相对于思维主体。
5. 没有一种思维，即便是最纯的，能不借助于我们一般的感性形式进行。只有在这些感性形式中我们才能理解和把握住思维。
6. 为了使本身作为组成部分有别于一个更大整体的其余组成部分，作为客体有别于主体。思想的某些部分组成的那些单位在最广义的理解上的感性表示方式叫作：语言。
7. 因此语言直接并且即刻始于最先的反映行为，正如人从主体吞没了客体的盲目的欲望状态醒悟而变成有自我意识那样，语言的出现亦如此——仿佛是人首次促使自己突然静止下来，四处观望和辨别方向。
8. 寻觅语言的人寻找着他能借助在自己的思维中组成的片段把一个整体作为各个单位归纳起来的符号。这些符号中，时间范围的现象要比用空间范围的现象更容易理解。
9. 静止地毗邻存在的物体的轮廓很容易在想象力以及眼睛前面互相混合。反之，在时间顺序中当前时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了

界。在存在和不再存在之中不可能出现混淆。

10. 眼睛只会直接和独自地断定不同颜色的界线,却不能通过轮廓区分各种对象事物。作这样的判断只能通过触摸着的,也就是在一个时间顺序中沿物体移动的手,或者通过一个对象事物从另外一个对象事物移开的运动。随之,其中一只眼睛总是按照另一只眼睛看到的所有结果进行类似的推论。
11. 时间所有的变化之中最明显的是由声音带来的变化。这些同时也是最短暂的、从人本身随着赋予他生命的呼吸产生的、瞬间减弱消失的、也是最有生气和最有激发力的变化。
12. 因此,语言符号是必要的声音。按照隐藏在他全部能力之中的类比推断,人只要清楚地辨认出一个对象事物有别于自己,就必须直接发出一个表示这个对象的声音。
13. 这种类比推断还继续起着更广泛的作用,当人寻找语言符号时,他的理解力的任务是区分。然后,他组成并非真实事物的,而是允许用自由处置、再次分离和新的组合的概念的整体。舌头也与此相应地选取由允许多种新的组合的成分组成的那些发音。
14. 这样的声音在大自然的其余部分并不存在,因为除了人外,没有任何生物能使它的同类通过共同思维达到理解,而至多是通过共同感觉使同类采取行动。
15. 因此人不把任何一个原始的自然音收入他的语言,而总是造出一个与自然音相似的语言。
16. 他甚至把自己感觉的叫喊声与语言远远区别开来;这样,即使是最有教养的人也很正确地受着感觉的支配。如果他是那样冲动,以致都无法至少在想象中摆脱这个对象事物,那么他就爆发出自然音;在相反的情况下他说着话,并只凭他情绪而提高声音。